

蜜蜂的歌声

■钟云省

春风一来，死气沉沉的乡村便开始热闹起来。最敏感的是大地上的野草，因为离地面最近的缘故吧，它们最先幸福地浅绿了起来。最勤奋的是油菜花，它们最先点燃了花朵的火种。然后，桃花李花梨花便一发不可收拾。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自然少不了蝴蝶和蜜蜂的捧场。特别是蜜蜂，这可爱的小生命，简直是春天的使者，几乎每一朵花儿都有它们的歌声。

孩子自然是对春天最敏感的人群。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蜜蜂，常常被它的歌声和快乐所感染，但它们老是飞来飞去，不肯为我停留下来。当一个人独处觉得寂寞和无聊，特别是在青蛙还没有睡醒以前的一段时光，如果能有蜜蜂伴在我身边不离开，赶走我的寂寞，该多好啊！

“抓吧！抓一只蜜蜂放在自己身边，听它日日夜夜嗡嗡闹个不停，该多有意思呢！”小伙伴说。“蜜蜂怎么抓？它可招惹不得，让它叮一口，要痛个半死！”有人害怕。“偷只火柴盒，等蜜蜂飞到壁缝里来时装住它，它就叮不了我们！”

那时候，大家住的土砖房前前后后都有油菜花，而土砖房年代久了，都有裂缝。一到春天，总有飞累了的蜜蜂藏到我们的墙壁缝里来休息一下。

火柴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是极其宝贵的，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它。而且那时的火柴也是要指标的，所以大人们都将它藏得很隐蔽。

但孩子自有孩子的办法。好巧的一盒火柴，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出来了。掏空并将火柴棍毁尸灭迹，独留下空空的火柴盒。然后在上面钻两个小孔，踮手踮脚地埋伏在墙壁边。等一只寻花问柳累了的蜜蜂钻进壁缝里休息，我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它罩在火柴盒里，然后盖住盒子。这样惊慌的蜜蜂在火柴盒里不停地乱叫，我们将这个宝贝叫“收音机”，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根本没到过真正的收音机。

一只天性浪漫的蜜蜂，怎会在一只小小的火柴盒里安分？它在里面吵呀闹呀，这正中我们下怀。我们无时无刻不倾听着它的歌唱，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它。好像它是世间最美妙的歌手，是快乐的根据地。而且，如果它唱累了，不爱唱了，我们可由不得它。我们便会用力摇动火柴盒，霸蛮让它继续，一刻不停地唱下去。

好像它一唱，我们就拥有了它的翅膀，要飞起来一般。

我和这个宝贝寸步不离，睡觉时也要放在枕头下。春夜里，只有在它的歌声中，我才能睡得香。

但是这样的“收音机”极不安全，因为它没有开关，声音关不了，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被耳尖的父亲发现。父亲一听到嗡嗡的歌声，就心中有数，就会跟踪追击，然后跑到藏火柴的地方一看。好呀！竟然将家里的火柴盒糊弄成这样一个宝贝，以后拿什么引火做饭？

于是火柴盒被收缴，蜜蜂被“无罪释放”。只有我，成了罪人。父亲脱下我的裤子就开打。但是，打归打，痛归痛，过不了多久，我又会想方设法再弄一个火柴盒，抓一只蜜蜂回来。

有了这样动听的宝贝，春天里，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聚在油菜地里、麦子田中，或者躺到紫云英花上，一起比比谁的宝贝马力足，谁的声音更好听。比着比着，突然谁的宝贝没了声音，摇也没反应了，难道蜜蜂被饿死了？

打开火柴盒来查看原因。突然，嗖的一下，被囚禁多日的蜜蜂竟然顽皮地飞走了，想不到这小家伙也会诈死呢。

“哈哈！”大家在紫云英上面打滚，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唱歌。“要是我们能有翅膀，像蜜蜂一样飞翔该多好！”

“要是要有翅膀，为什么只做蜜蜂呢？为什么不做老鹰，做更大的鸟，飞得更远更高？”

“你们那些小王八蛋别走！竟然在公家的紫云英上打滚，把用来做肥料的紫云英浪费！”不知谁远远地喊。

“快逃！大人来抓我们了！”我们真的像有了翅膀，在春天里没命地逃窜、飞翔！

十年

■宁朝华

偶然间翻到了十年前用过的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的大多是一些零散的生活感悟和备忘之事，杂乱无章，很是随意。不过，有那么一段文字却有着比较醒目的工整，明显透露出当时郑重其事的状态。说起来有些可笑，那段文字，竟然写的是关于未来几年的几点计划。

至今我都认为，写个人某一阶段的计划和目标是年轻甚至幼稚的行为。十年前，自己已过而立之年，不知是源于一种怎样的境况和动机，我竟会清清楚楚地写下近十个或大或小的“目标”。如果此刻不曾读到，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追想，原来十年前，我有着那么笃定而清晰的人生规划，也根本不会想到，原来这十年，我早已将那一页“白纸黑字”遗忘在时间的深处。生活的列车碾过十年的光阴，前行的方向有着命定的轨迹，也掺杂了无法解释的机缘巧合。

在那一段文字中，我写下过要戒烟，要每天运动一小时，写过要努力换一辆心仪的车子，写过要在市区的某个地方买一套房子，也写过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做一个温和的可爱的好丈夫、好父亲，还写过关于工作方面的豪言壮语……现在回过头来看，一部分实现了，一部分并没有。

但我无比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实现”绝非由写下过的目标激励而成，而是生活行进到某个阶段的水到渠成，那些没有“实现”的，也绝非自己抛弃了理想活成了稀里糊涂的样子，而是那些“目标”的对立面，长成了灵魂和身体里的根深蒂固。

十年光阴，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生活变成今天的样子，其实完全可以说不是昔日所能预想和设定的。可是，芸芸众生之中，一些人的落魄与悲苦，一些人的腾达与耀眼，又该如何去解释？

和一个格局甚高的朋友叙茶时，我问了他这一个问题。他抿了一口茶，沉思片刻，不紧不慢地说，其实说到底，一个成年人活成什么样子，都是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与理想并无太大关系。云淡风轻的话语，似乎道出了生活的本质。朋友十几年前在一个很受待见的系统里做公务员，因为家庭突遭变故，瞬间被命运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而他最终毅然脱下了一身鲜亮的制服，接下了上一年留下来的举步维艰的生意，后来在商场浮浮沉沉，终究还是没有创造奇迹，几年后落得个两手空空。一向乐观的他选择在城市的一个僻静角落，开了一间小小的茶叶店，除了聊以养家糊口之外，闲暇时看看书写字，朋友圈常见他一些感悟颇深的文字，偶尔，他也会邀请三五好友到店里小坐品茶，日子过得平静如水。

如今的他，在众人眼中或许是一名历经坎坷的失败者，在我看来，他早已十分钟爱这份独有的宁静与平淡，并且被岁月涵养出了耐人寻味的气质。他说，十年前我也曾做过规划，也曾为所谓的事业暗下决心，但终究被无法预料现实将一切击碎，庆幸的是，我还是选择了正确且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怕在别人眼中，这算是一种失败。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陈奕迅的歌词如娓娓道来的心声，飘荡在还有些凉薄的春风里。是的，十年里，那些做不了爱人的人，选择做可以彼此问候的朋友，其实也很不错。茫茫尘世，岁月悠悠，那么多期盼变成了那么多遗憾，又有什么值得悲伤和悔恨？过去的十年，再往前的十年，再往后的十年，在这个小镇的安静一隅，我和无数的农夫与村妇、贩夫走卒一同领受着平凡而琐碎的俗世生活，在各自的境遇里作出不同的选择，且各安其命，他们有他们的艰难，自在与快乐，我有我的辛苦、热爱与坚持。

十年一去如风雨，曾面向时光写下过的承诺与誓言，此刻，就让它随风而逝，随雨而去吧。

耒阳大义雕龙冲

■周少鸣

古民居是在一定的自然历史环境 and 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综合的人文产物，江南各地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保存至今，可以说是当地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活化石，好像一部没有音符的史诗。其风格一般是庭院比较狭窄，大型组群，如大住宅、店铺、寺庙、祠堂等，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门窗狭窄，栋与栋之间常有防火山墙（俗称三字垛），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非常多。这些古建筑，涵盖建筑材料、美术、雕塑、民俗文化、风土民情等多个元素。耒阳大义雕龙冲古民居，是清代中期建成的大型住宅，也是湘南地区目前保存非常完整、建筑质量较高的古村落，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缩影，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周氏先祖用巨大财力物力建成的这青墙黑瓦，精巧庭院，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清朝到民国再到现在，十几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意，人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去，故国安在却物是人非。生命是何其渺小，何其短暂，但先人留下的这群古建筑，却让人瞻仰、感叹、唏嘘。那一街一巷、一屋一椽，无不勾留着人们对往昔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

元朝末年，江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先后有方国珍、徐寿辉、郭子兴、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等，各据一方，在反抗元朝统治者的同时，又互相混战，搞得江南地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明朝建立后，由于战争的影响，湖南各地人口减员太多，到处十室九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后来，随着朱元璋政府兴起“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大量江西人迁入湖南。这就是我们湖南人至今称江西人为老表的由来。周氏先祖也是明初从江西迁来的。

传到明末清初，有一位叫国财公的，以狩猎为生，娶妻张氏，寄居在岳母家中。在一次狩猎过程中，他打到了一只猫狸，休息的时候，偶然看了下周围地形，只见四周古树参天，中间盆地流出一股清泉，鲜花遍地，不由心中一动，就把猫狸的内脏掏出来，埋入土中。第二年春季，他又来到此地，挖出猫狸的内脏，竟然没有腐烂（所以该村又叫刁狸冲，就是这个故事演变来的）。他心中大喜，遂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仔细观测后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整个地形，就像只展翅的凤凰。前有朝山，后有靠山，两边两条山梁，就是凤凰的两条翅膀。左青龙，右白虎，而且左边山梁比右边要长些，这就破了不怕青龙高万丈、只怕白虎撑出头的禁忌。但风水先生也指出，这块阴负抱阳之地，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前面朝山近了些，左青龙低，要采取补救办法，就是植上乔木。后来建房之时，在左边山梁上植上了不少樟树、石楠等。至今村头还有一株300余年的大樟树，树高近30米，需4人才能合抱，一根古藤缠树而上，每年结着猕猴桃般的果实，挂满全树，随风摇曳，远远望去，实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雕龙冲整个建筑框架分成两部分，中间三个正厅堂，布局有亭、廊、房、天井、过厅等，依山布局，建筑风格简约雅致，疏朗有序。虽没有骏马秋风的那种塞上阳刚之劲，但有杏花春雨江南的柔美。建筑所用青砖都是那种小型的，砌的时候还要打磨，沙浆用豆浆和糯米石灰混合，每天只准砌三行砖。走廊、天井、台阶全部都是青石和石板铺满。至今可以看到在屋檐水下的青石板上，有一排一厘米深的石坑，这就是几百年的时间滴出来的。整个村子有几十间高大漂亮的防火墙（山字垛），每面防火墙用花俏的砖砌手法和泥塑形绘进行装饰，造型和泥饰极其繁杂、精美又各不相同，上面塑有菩萨、木偶、士人、花卉、动物等。其中一个窗台上的彩绘上居然有李白的《春夜宴桃园序》，其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几句隐约能看得清楚。通天接地的天井，全部用青石条砌就，就连地漏狗洞都是青石雕花。过亭，其实就是带屋顶的通道，下面用石板铺好，全村四通八达，即使下雨天走路串门，穿双布鞋也不会打湿脚。庭屋地面和屋角，用大块石头砌成，上面用浮雕的手法，刻上极富金石风韵的石雕。全村的木材用料也非常奢侈，十余根大柱子，直径达50厘米，高有十几米，家家户户的屋梁、楼顶，都用硕大的杉木做成。窗棂、走廊都有雕花，粗犷质朴。木质斗拱遍布，屋檐下面用木板全部封闭，非常美观。

村子对面的半山坡上，于清代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德字辈族人牵头用大青石建成一座五层石塔，塔高约十几米，塔身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文字，主要是说明该塔建造时间和出资情况。塔的第一层原本还有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上面刻有双龙戏珠的浮雕，非常精美，后来被人盗走，现留下修补的痕迹。该塔1963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耒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雕龙冲古民居历经几百年沧桑，风貌犹存，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搭配也极其和谐统一。村子建成以后，从周氏先祖国财公开始，至今已 有 14 代。大门口一副对联：“威扬细柳；道继濂溪”，点出周氏家族不同凡响的出身。横批是“爱莲第（或图书第）”，源自于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该村耕读传家，习文爱武，出了不少人才。民国以来，大革命与抗战时期，有十余人或以一介书生，或耕亩之农夫，怀报国之心，慷慨就义。嗣后，有军界将军，政界要人，商界巨子，学界名流，皆一时之俊杰。此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清代咸丰年间，雕龙冲出过武举，后任千总、守备。在其夫人七十大寿之时，当地不少士绅前来庆贺，并做了一块匾。上面写有“楷兰慈茂”，阖族全赠，落款时间为咸丰辛酉年夏季（1861年），这块牌匾长约3米，宽1.2米，做工讲究，馆阁体的楷书，极其工整、漂亮，至今保留在村里。村里现在还有10余个大小石墩，两边凿有石槽，便于抓握，最大的有360斤，少的也有200多斤。过去还有不少石担、石锁，都是这个武举人用来带领全村男丁习武所用。可惜这些健身器械都遭遗失了。

自此后，周氏家族因经营有方，更加兴旺发达，大的家庭竟有6000担禾田，可谓远近闻名的大财主。有了钱，就注重培养读书人，族中不少人走上了科举致仕的道路。到民国时期，有人考取黄埔军校，解放前出过常宁县长、国民党将军，解放后有老红军、耒阳第一任副县长、省政府参事、大学教授、著名企业家等。解放前夕，全村有十几人迁往台湾、香港、美国，到现在后代已达上百人，有时清明组团回来祭祖，场面极为热闹。

雕龙冲古民居，饱经风霜，曾经的繁华已经落幕，留下的是落寞、萧条、冷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其财富故事和人物历史传说，慢慢停留在故纸堆中，只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与轻轻喟叹；其古典建筑的美，是质朴的，自然的，有中国画的诗意，它从静静的笔端悄悄滑落，颜料把山色和村庄染成色彩斑斓的水墨画，一起一承都暗合无形，却又于无声处闹惊雷，让人看了有一种心灵的震撼。走进这古村，需要一颗沉静宁静和心，在小巷和天井中，在山后密林中缓缓地呼吸，看一草一木、一墙一瓦，整个身心都会融入这和谐宁静的环境中。在这里，你会充分体会到，人活一世，草木一春，一生一世，何必要惊天动地，不妨选一个安静之地，去修心养性，任光阴荏苒，沧海成桑田。

“反写”之奇

■李 昂

生活中的事物，人和人的思想、感情等等，都是对立中求统一的。常有这样的情况，表面上看是尖锐对立的两种现象，而从内涵分析，却是完全一致、高度统一的，是互为因果、互相补充的。诸如老子《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便是文学创作中“反写”的艺术辩证法。而“反写”，有时比“正写”更具艺术震撼力。

请看贾谊的《过秦论》：题为“过秦”，即言秦之“过”（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却对秦朝之横征暴敛、百姓之水深火热只字未提，反而历数秦之几代国君开疆拓土、列国之望风而降之功绩，“过秦”之题反作“褒秦”之文。直到宋末方一语点出陈胜揭竿而起，秦皇“身死国灭”，归结出“仁义不施”的文章主旨。四字不啻万钧之力！

再如《红楼梦》中写林黛玉从傻大姐口中听到宝玉将同宝钗成亲之事，我们本想她要嚎啕大哭，然而作者并未写她哭，反而写她笑！她对紫娟笑道：“我哪里就能够死呢。”贾母来看她，她又“微微一笑”。而这笑，却似虎爪铁钩般掀着读者的心，任何的“哭”都难以收到这样强烈的效果。

下面请看诗词作品“反写”之例。比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兵士出征，内心愁苦，作者却以“杨柳依依”的春日佳景反衬其悲苦；而征人归来，诗篇却以“雨雪霏霏”之苦寒状其欢乐。乍看很是反常。正常的写法当是“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然而，正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夫。”（《姜斋诗话》）为何会是这样？试想，春天是播种、欢乐的季节，士兵却在这时被迫出征，岂不倍感

偶遇（组诗）

■朱 弦

独处

清晨，捧一掬水洗却慵懒
一缕阳光的明媚落在青山上
要有一架秋千，摆在花园的阴凉处
荡得更高一点，忧愁会随风飘向白云
远离尘世的一隅，独处的自身
离自由最近，玻璃门映出
细竹与蓝天，长裙与女人
真理往往在质疑声中吐露秘密
唯有心声抵达幽曲处
我不艳美山外之山，在某个时刻
窥着心魂，突然悟得了前半生
在行走的二十多年里，得到或失去
就像在秋千上起或者落
维持着一种微妙中动态的平衡

稻田漫步

微风赶来九月的稻田
收割后，稻秆及过膝盖
被一把丰收的剪刀咔嚓过
一只猫在稻田中间乱窜
抚摸稻秆，以及暮时的自由
我被猫牵着，绳索我们绑成
一条线上的蚂蚱，奔赴落日余晖
我走在被车碾碾过的稻秆上
触及棉花的柔软，童年的冬天
将稻草铺在垫被之下
它们会在梦里塞进稻穗的香味
让如刀划过的寒冷，少了几分苦涩

一片海

碧绿与澄蓝在地平线交汇
白云与浪花卷起陡峭的弧度
一个人怀着一片冰心
对着海呐喊，收获来自远方的呼唤
像是故乡抛来问候的橄榄枝

靠近岸边，大海的脉动一遍遍拍打着礁石
海水安慰了伸向它的双手，海底的珊瑚
将我的眼睛晕染成祖母绿

一片海的温柔，印在了异乡
身体里偶尔迸出的浪花，沿着群岛
会再一次回到熟悉的地方

奶奶与书柜

木板与秋日荒芜斑斓在你眼前
一个书柜无具雏形
它们在暗处露出伤痕
边角灌满了风声，奶奶蹲在地上
替你守护碎片般的框架
她也曾闯进过往的雪天气象里
满头风霜，此去经年
在萧瑟的风中站成一棵松树
将身上残留的温暖一灌溉
80个螺丝钉的连接处暗藏一个春天
诗意在光阴遮蔽的地方盛开
奶奶起身离开时，满头银白发
蜷曲，松果似的在微光下颤动
你胸中浩大的愧疚轰然倒塌

邂逅鲁院

一棵苹果树在结青涩的果子
有的涨红了半边脸，落在地上的
干脆将自身营养投身于泥土

他独坐于机场候车室
将黑夜坐成第二天的清晨
成为第一个迈入殿堂的朝圣者

故友重逢，文字照亮冥冥之中的迷途
让你在转折与接续之中抵达神圣

你也是一颗青涩的星星
在通往希望之门的路上
打开一扇自己的窗

愁苦！而战罢归来，忙着往回赶路，雨雪全不在话下，那迫切而欢欣的心情又表现得多么细致入微！

再如李颀《送魏万之京》中的“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时令已是深秋，凛然寒气飘至关城城郊。然诗人不说是寒霜向绿树侵袭，却写寒霜在远方被赶到此地，想找个温暖的栖身之所，而“树色”又这样意态可人，引得寒霜向它靠拢。一个“催”字使绿树、寒霜都成了有生命情态之物。这样温馨的诗意融汇在送别挚友的篇章中，更添了惜别怅惘的情调。

大家熟知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86岁回乡，距中年离乡已有50多个年头，世事沧桑，人生易老，心中自有无限感慨。在第三句“儿童相见不相识”之后，一般说，会要接写“无限悲凉蓦地来”之类。然而出人意料，诗人却把久客伤老之情，通过儿童笑问的欢乐场面来表现。“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只是淡淡一问，在诗人却成了重重一击。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一问中了。诗篇就在这有问无答中悄然结束，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久久不绝。

又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起笔即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饱受安史之乱的痛苦，一旦闻知平乱的捷报，想到可以携眷回乡，内心之欣喜当是何如！但诗中却写他涕泪沾襟！上面说黛玉悲极而笑，此处写杜公喜极而泣。而唯有这样的“反写”，才更加切合久经颠沛流离之人的心境。如果不是这样，而写成“初闻欢笑喜非常”之类，又怎能表达那深刻难言的巨大喜悦？

“反写”有时单独运用，有时则与“正写”结合使用。前者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以儿童的“笑问”反写作者的悲思，问后即戛然而止，把作者的思绪留给读者去想象。后者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初闻涕泪满衣裳”之后，继续“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则都是正面描写的喜悦之笔，从而把复杂、丰富的感情表露无遗。

并投送给树荫两只苹果
它们并没有全部坏掉
那是光阴提前抚摸过的痕迹

黄龙山顶的光亮

万籁俱静之间
蛙声在四周叫响
打湿的稿纸重又
回到干燥的肉身

夜里，对面山顶的光亮
为我照明，仿佛听见
火炬滋滋地燃烧

多少年，一个人
与黑暗为伴，自己共舞
在梦里种下一片诗林
在哲学里读取光阴

丰盈的灵感正从笔上窃取秘密
那山顶橙黄色的光芒
瞥见了你的孤独有如井水
被土地珍藏着

我的掌心被星星的光芒灼伤

她满头银白发闪耀
如江水之上静默的白鸽
我的掌心被星星的光芒灼伤
一种炙热在体内传递
身为多年的漂泊者
我们以孤独缓解喧嚣
把近在咫尺认成海角天涯
一个塞回去的动作触到她的体温
手指遗留的冰冷揭开十年前的人情冷暖，斗转星移
我床起深夜微光的长发
命运棋盘上的两颗黑白棋子
缓缓移动，交换逝水的秘密

一个女人的银行

整天，花花绿绿的钱币在指尖进出
每个月，只把少量的带回家
喂养柴米油盐 and 两个女儿
欣颖在日记里写，我喜欢吃虾
妈妈喜欢吃小菜
多年前，她也喜欢吃虾
幻想橱窗里的水晶高跟鞋
一个筑梦的王子将她从困苦的生活中拾起
然而婚后，生活便是她的银行
日子剪成流水与泡沫
一个女人的眉毛组成柳条
她身怀两个银行流水的秘密

杨慎，南定夜饮

青山处辞别夕阳，不见英雄南下的身影
逝水匆匆，皆是幻化的泡沫
渡江口、南定楼与荔枝树下，你从地名中
打捞旧时记忆，歌女从船舱里抱琴而出
红烛燃烧了热泪，挥洒满腔的热血
与友人夜谈到天明，朦胧的醉意醒来
十多年来，停留过众多他乡的游子
也不拒绝失意之人暂时的栖身
碧草如毡，浮萍的漂流之地
淘尽了芸芸人生的悲喜

偶遇

蹲在洗手池边
地上的硬纸板承载她体内
的世事艰辛，以及难言的沧桑

眼神空洞，鼻子自动屏蔽浊气
四十多岁的女人
也曾怀有花香和吐纳幸福的权利

现实的重担压向她的肩膀
惯性的沉默，母羊般哺育子女
她的初勃是向上生长的弹簧

一生的风雨穿墙而过
看客在身旁来回行走，她身上
的光阴一寸寸黯淡下去